

下 册

童话大世界



7
+9

学苑出版社

童 话 大 世 界

(下)

宁 珍 志 主 编

学 苑 出 版 社

(京) 新登字 151 号

童话大世界 (下)

主 编：宁珍志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出版发行：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：100032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

印 刷：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9.625

印 数：0001~3000 册

版 次：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

ISBN 7-80060-690-2/G·394

定 价：15.00 元 (上、下册)

学苑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黑母鸡	〔俄国〕阿·波戈列利斯基	(1)
驴 皮	〔法国〕夏尔·佩罗	(31)
小 白	〔日本〕芥川龙之介	(45)
猫的天堂	〔法国〕左 拉	(54)
傻子伊万和他的两个哥哥： 军人谢苗和大肚子塔拉斯， 还有他的哑巴妹妹玛拉尼娅， 另外有一个老魔鬼和三个小妖怪	〔俄国〕列夫·托尔斯泰	(59)
茯洛丽丝的故事	〔法国〕费·费纳龙	(93)
北风的蓝手帕	〔日本〕安房枝子	(98)
孔 雀	〔法国〕马·埃梅	(112)
想当大王的狐狸	〔罗马尼亚〕维·埃夫夫蒂米乌	(126)
“三只纽扣”房子	〔意大利〕姜尼·罗大里	(137)
野蔷薇盛开的村庄	〔日本〕安房枝子	(144)
谎话和真话的宝石盒	〔日本〕村寺辉夫	(154)
馅饼里包了一块天	〔英国〕琼·艾肯	(182)
大灰狼阿洛伊修斯	〔美国〕西德尼·戴维斯	(187)
茶炊	〔苏联〕高尔基	(212)
一块烫石头	〔苏联〕盖达尔	(218)
金鸟	〔德国〕格林	(224)

小姆指.....	[法国] 沙·贝洛尔	(231)
金鸡的故事.....	[俄国] 普希金	(241)
巧克力天使.....	[日本] 小川未明	(250)
小意达的花儿.....	[丹麦] 安徒生	(256)
火柴盒子的故事.....	[德国] H·至尔·妙伦	(265)
自私的巨人.....	[英国] 奥·王尔德	(270)
矮子“鼻儿”.....	[德国] 豪夫	(275)

(21)	小意达的花儿 [丹麦]	白小
(22)	火柴盒子的故事 [德国]	堂天韵韵

：指指个两韵韵呀只呀于韵
 ，韵韵韵于非大呀苗韵人平
 ，韵韵韵韵韵韵巴韵韵韵韵韵
 韵韵小个三韵韵韵韵个一言书尺

(23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
(24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律韵韵韵韵韵韵韵
(25)	森林中的小屋 [日本]	韵于韵韵韵韵韵韵
(26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27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28)	森林中的小屋 [日本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29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0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1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2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3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4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5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6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7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8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39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(40)	森林中的小屋 [德国]	韵韵韵韵韵韵韵韵

黑 母 鸡

〔德国〕阿·波戈列利斯基

四十年前，在彼得堡华西里叶夫岛的头道街上，有一个男生寄宿学校的校长。直到现在，这所寄宿学校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大概还记忆犹新，虽然寄宿学校的那所房子早已拆了，在那地方又造了一所房子，它和原来的一点都不相象。那时候我们彼得堡的美丽，已经是全欧闻名的了，虽然它和现在还大不相同。那时候，华西里叶夫岛的大街上没有叫人看了高兴的、树荫浓密的林荫道。现存漂亮的人行道，以前常常是用腐朽的木板搭的跳板。依萨阿基叶夫桥那时候又窄又高低不平，和现在比起来完全是另一副样子。一句话，那时候的彼得堡完全不是现在这样。可是，作为城市，有一个比人占便宜的地方，就是它们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美丽……不过，现在我要讲的不是这个。下次有机会。也许我要和你们更详细地说一说，在我的一生中，彼得堡发生了哪些变化。现在我们又回到四十年前华西里叶夫岛头道街上那个寄宿学校去了。

那所房子，现在你们已经找不着了。那是一所屋顶上盖着波形瓦的两层楼房。房子前面的台阶是木头的，伸出到街上。从过道里有一个很陡峭的楼梯通到楼上。楼上有八九个房间，其中的房间是校长住的，另外一面教室。孩子们寝室在楼下，在过道的右边。过道左边住着两位荷兰老太太，年纪都在一百岁

以上。她们亲眼看见过彼得大帝，甚至和他谈过话哩。

在那个寄宿学校读书的三四十个孩子里面，有一个名叫阿廖夏的男孩子。那时候他至多不过九岁十岁。他的父母住在离彼得堡很远的地方。两年前他们把他带到首都，送进寄宿学校，向教师预付了几年规定的费用，就回家去了。阿廖夏是一个聪明可爱的男孩子，读书很好，大家都爱他，待他很亲热。虽然这样，他在学校里仍旧常常感到寂寞，有时甚至闷闷不乐。特别是在最初，他和自己亲人分开了怎么也不能习惯。后来他对自己的环境渐渐地习惯起来，有时他和同学们一同玩耍，甚至觉得在寄宿学校里比在自己家里还要开心。

总之，他觉得读书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很愉快。不过到了星期六，同学们都急着回家去看亲人，这时候阿廖夏就痛苦地感到自己是孤独的。每逢星期日和放假的日子，整天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唯一的安慰就是看书，看教师从自己少数的藏书里借给他的书。那时候文学上最风行的是骑士小说和神怪小说。我们的阿廖夏可以看到的那些藏书，大部分也都是这一类。

所以，还不满十岁的阿廖夏，已经能背出许多赫赫有名的骑士的功绩，至少是讲得跟小说里描写的差不离。在漫长的冬天黄昏，在星期日和其他的节日里，他喜欢做的事就是让想象把他带到过去已久的古代……特别是在放寒假暑假的日子，他和同学们分别了许久，常常整天孤零零地坐着，他的活泼的想象就在骑士的堡垒里、可怖的废墟上或是黑暗的密林中漫游着。

我忘记告诉你们，这所房子有一个很宽大的院子，在院子和外围小巷中间，用小船上拆下来的木板做了一道木围墙。通小巷的一扇大门和一扇小门总是锁着，所以这条小巷虽然强烈地唤起阿廖夏的好奇心，可是他却一次也没有到那边去过。休

息的时候，只要一让他到院子里去游戏，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木围墙跟前，踮起脚尖，朝木围墙上的圆孔里凝视。阿廖夏不知道这些洞也是从前钉小船的木钉的钉眼，还以为是一个好心肠的女巫故意替他钻的小孔。他老是盼望有一天这个女巫会在小巷里出现，并且从小孔里送给他玩具、符咒或是爸爸妈妈的来信。他已经好久没有得到他们的一点消息了。可是非常可惜，连一个象女巫的人也没有出现过。

阿廖夏的另一件是喂鸡。这些鸡住在木围墙旁边特地为它们造的一所小屋里，整天在院子里跑着玩，阿廖夏和它们混得很熟。每一只鸡的名子他都知道，它们打架他就把它们拦开，并且处罚那些喜欢打架的鸡，一连几天不给它们吃他每天饭后从餐巾上聚起来的面包屑。在这些鸡里面，特别喜欢一只有冠毛的、叫小黑的黑母鸡。小黑对他特别亲热；有时候还肯让他抚摸，因此阿廖夏总拿顶好的面包喂它吃。小黑性情安静，很少和别的鸡一同散步，好象它爱阿廖夏比爱它的朋友更多些。

有一次（这是在寒假里），在一个天气晴和、非常温暖的日子，阿廖夏得到准许在院子里游戏。那一天校长和他的妻子都忙得不可开交。他们要请督学吃饭。请客的头一天，从早到晚，房子里到处都在洗地板，擦灰尘，在红木桌子和五斗橱上打蜡。校长亲自去采办菜肴：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白色小牛肉、一只大火腿，还有基辅果酱。阿廖夏也尽力帮助准备：他们叫他在白纸上镂出美丽的小网眼，放在火腿上面，又叫他剪纸装饰特地买来的六支蜡烛。请客的那一天，理发师一清早就来了，他在校长的头上大显本领，做出了许多花样。后来又给校长的妻子做头发，给她的卷发上涂了香油，扑了粉，给她堆了满头各种鲜花，弄得好象一个花房。花朵之间，又巧妙地放上学生家长

以前送给她丈夫的两只金刚钻圈，闪闪发光。头发梳好以后，校长的妻子穿上一件旧外衣，跑去料理事务，一面又得小心着不要碰坏了头发。因此她自己不到房里去，只站在门口向厨娘发命令。碰到必需的时候，她就差她的丈夫去，因为她丈夫的头发梳得不象她的那么高。

在他们做这做那的时候，我们的阿廖夏完全被人忘掉了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，自由自在地在院子里玩耍。他照例先走到木围墙前面，朝小孔里看了半天；可是这一天小巷里差不多没有人走过，他就叹了口气，去找他心爱的鸡群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在木桩上坐下，刚要开始招唤它们，忽然看见厨娘拿着一把大刀站在他旁边。阿廖夏一向不喜欢这个厨娘，因为她脾气很大，喜欢骂人；自从他发现他的鸡是因为她才一天天地减少下去的，他就更加不喜欢她了。有一次，他无意中在厨房里看见，他非常喜爱的一只漂亮雄鸡被切断了头颈倒挂在那里，他更是对她怀着恐惧和憎恶。现在他看见她拿着刀，立刻就猜到这是什么意思。他因为没有力量帮助他的朋友，感到很是痛苦，就跳起来跑得远远的。

“阿廖夏，阿廖夏！来帮我捉鸡呀！”厨娘喊道。

可是阿廖夏反而跑得更厉害，躲在木围墙旁边的鸡舍后面，不知不觉的，眼泪竟一滴一滴地滚出来，落在地上了。

他在鸡舍旁边站了好半天，心剧烈地跳着，这时厨娘却满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她一会儿唤鸡，一会儿骂它们。

忽然阿廖夏的心跳得更厉害了；他听见了他心爱的小黑的声音。它拚命地客喀叫着。他觉得它是在叫：

咕咕达，咕咕达，咕咕达！

阿廖夏，救救小黑！

咕咕达，咕咕达，

救救小黑，救救小黑！

阿廖夏再也不能站着不动了。他大声哭着朝厨娘跑去。就在她抓住小黑翅膀的那一刹那，抱住了她的脖子。

“可爱的、亲爱的德丽奴什卡！”他喊着，眼泪一面滚了出来。“请你不要碰我的小黑！”

阿廖夏那样突然地搂住厨娘的脖子，使她不由把手一撒。小黑趁这个机会逃跑了，吓得飞到了车棚顶上，在那里不住咯咯地叫着。可是阿廖夏现在听起来仿佛它是在取笑厨娘：

咕咕达，咕咕达，咕咕达！

你捉不到小黑！

咕咕达，咕咕达，

你捉不到小黑，捉不到小黑！

这时候厨娘气得发疯似的，要跑去告诉校长，可是阿廖夏拉着她不放。他拉住她衣服的下摆，拚命地哀求她，使她不得不停下来。

“好德丽奴什卡！”他说，“你这么漂亮，干净，心肠这么好……请你留下我的小黑！你看，要是你肯发善心，我要送你点什么。”

阿廖夏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金币，这是他全部的财产，他保护它，比保护自己的眼睛还要小心，因为这是他亲爱的祖母送给他的。厨娘看看金币，又朝房子的小窗上看看没有人瞧见他们，就伸出手来接钱。阿廖夏非常舍不得这个金币，可是他想起了小黑，就坚决地放弃了这个宝贵的礼物。

这样小黑遇救了，逃过了不可避免的惨死。

一直等厨娘走进了房子，小黑才从屋顶上飞了下来，跑到

阿廖夏面前。它仿佛知道他是它的救命恩人，老是围着他转来转去，扑着翅膀，用快活的声音咯咯地叫着。整个早晨它都跟着他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好象一条狗似的。并且好象有什么活要对他说，可是又不会说的样子。至少，他怎么也听不懂它的叫声。

午餐前两个小时，客人们开始陆续来到。阿廖夏被叫到楼上，给他穿上打着细褶襻、有上好麻纱硬袖的圆领衬衫，又给他穿上白色的灯笼裤，系上很宽的淡蓝色腰带。他一头几乎垂到腰部的亚麻色长发，也给细心地梳好，从当中分开，再打成辫子垂在胸前。那时候的孩子们就是这样打扮的。

后来他们又教他，督学走进室内的时候，他应当怎样碰脚行礼，如果问他什么话，他应该怎样回答。

换了别的时候，督学光临一定会使阿廖夏非常高兴，阿廖夏很久以来就想看看他。因为校长和他的妻子谈起督学来总是怀着敬意，所以阿廖夏想象，这一定是一个赫赫有名的骑士，身穿辉煌的甲冑，头戴插着大翎毛的头盔。可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这样的好奇心，他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黑母鸡。他老是想象着厨娘拿刀追赶小黑和小黑用不同的声音啼叫的情形。同时他因为听不懂它要对他说活的话，觉得非常难受，所以渴望着到鸡舍那边去……可是没有办法：一定要等午餐完毕！

最后督学到了，校长太太通报了他的到临。他早就坐在窗口，凝视着他来的方向。

大家忙起来了：校长猛然从门口奔下去，预备在下面的台阶口迎接他；客人们都站了起来，连阿廖夏有一刹那也忘记了他的小母鸡，向窗口走去，想看看这位骑士怎样从骏马上跳下来。可是他没有能看到：督学已经走到房子里来了。停在台阶

口的不是骏马，而一辆普通的出租雪橇。阿廖夏看了感到非常惊奇。“如果我是一个骑士，”他想，“我绝对不坐马车，我永远要骑马！”

这时候所有的门都大开了。校长太太屈膝行礼迎接贵宾。他很快就上来了，起初，肥胖的校长太太堵在门口，阿廖夏看不见督学。可是等她致完长长的欢迎词，行了一个比平常更深的屈膝礼以后，阿廖夏才从她背后看见了……没有戴插翎毛的盔，而光着一个小小的秃头，上面扑了许多粉，真使他惊奇万分。后来阿廖夏发觉，他头上唯一的装饰品只是小撮头发！等他走进了客厅，阿廖夏更是惊奇了，因为督学身上没有穿辉煌的甲冑，只穿着普通的灰色燕尾服，可是大家对他仍旧异常恭敬。

无论这一切在阿廖夏看起来是多么奇怪，无论餐桌上装饰得这样好看，在别的时候会使他多么开心，可是今天他对于这些并不注意。小黑早晨发生的事一直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。端来了甜点心：各式各样的果酱了、苹果啦、梨啦、无花果啦、无花果干和胡桃啦；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一秒钟不想到他的母鸡。等大家刚从桌边站起来，他就怀着一颗因为恐惧和希望而战栗的心走到校长面前，问他可不可以到院子里去玩。

“去吧，”校长回答他，“不过不要在那里玩得太久：天已经快黑了。”

阿廖夏连忙穿上他的灰鼠皮红大衣，戴了貂皮镶边的绿天鹅绒帽，向木围墙那边跑去。等他跑到那边，鸡群已经准备进窝了，它们都象要打瞌睡的样子，对于带来的面包屑并不十分欢迎。只有小黑好象不想睡觉：它快快活活地跑到他面前，扑着翅膀，又咕咕地叫起来。阿廖夏跟它玩了好一会；最后天黑了，该回家了，他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亲爱的小鸡坐在竿上才放

了心，然后亲手关上鸡舍。他从鸡舍里出来的时候，觉得小黑的眼睛象小星星似地在黑暗中发光，又觉得它好象在轻轻地对他说：

“阿廖夏，阿廖夏！留在我这里吧！”

阿廖夏回到房子里，在教室里孤零零地坐了一个黄昏，这时候在另外的半边房子里面，客人一直到十一点钟才走。客人还没有散，阿廖夏就走到楼下的卧室里，脱了衣服，上了床，熄了灯。他很久都睡不着。最后睡魔总算制服了他。他在梦中刚开始和小黑谈话，可惜，散去的客人的闹声又把他吵醒了。

过了一会，校长拿着蜡烛把督学先生送走以后，到他房间里来看了一看，锁上门走了。

天空中挂着一弯新月，淡淡的月光穿过关得不很紧密的百叶窗，射进室内。阿廖夏睁着眼睛躺着，有好一会工夫，他一直听见人们在楼上，就在他头顶上走来走去，把桌椅摆好。

最后一切声音都寂静了。他朝他旁边的床上瞥视了一下，月光微微地照着这张床，他发觉，几乎一直拖到地上的白被单在微微地动着。他开始更凝神地盯着看……他听见，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床底下用爪子抓。再过一会，仿佛有人在轻轻地喊他：

“阿廖夏！阿廖夏！”

阿廖夏吓了一跳。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立刻想到床底下一定有贼，可是后来他断定贼不会叫他的名子，他的胆子才壮了一点，虽然他的心还在颤抖着。他在床上稍稍欠身起来，更清楚地看见被单是在动……他更清楚地听见有人在喊：

“阿廖夏！阿廖夏！”

忽然白被单掀了起来，从它底下走出了……黑母鸡！

“啊，小黑，原来是你！”阿廖夏不由叫了起来。“你怎么

u

走到这里来啦？”
小黑扑扑翅膀，飞到他的床上，用人的声音说：“是我，阿廖夏！你不怕我吧，是吗？”
“我为什么要怕你呢？”他回答说。“我爱你，不过我很奇怪，你说话竟说得这么好。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会说话的呀！”
“如果你不怕我，”黑母鸡接下去说，“你就跟我来。快点把衣服穿好！”
“小黑，你真是太滑稽啦！”阿廖夏说。“四面漆黑，我怎么能穿衣服呢？现在我摸不着我的衣服，连你我也是勉强才能看见的！”
“我来想办法帮助你，”黑母鸡说。

说着它就用奇怪的声音叫起来，忽然不知从哪里来了许多在银蜡烛台里的小蜡烛，蜡烛都只有阿廖夏的小手那么大小。地板上、椅子上、窗台上，连洗手盆上都有这样的烛台，房间里就变得如同白昼一般地明亮。阿廖夏开始穿衣服，黑母鸡把衣服一件一件地递给他，这样他就很快完全穿好了。
等阿廖夏准备好了，小黑又叫了起来，所有的蜡烛就都不见了。
“跟我来！”它对他说。
他大胆地跟随着它，它的眼睛里仿佛放出光来，虽然并没有小蜡烛的光那么明亮，但也照耀着他们周围的一切。他们穿过了前室。
“门锁着呢。”阿廖夏说。

可是黑母鸡没有回答他，它扑扑翅膀，门就自己开了。后来他们穿过走道，向两个一百多岁的荷兰老太太住的房间走去。阿廖夏从来没有到过她们那里，不过听人家说，他们房间里的

布置是按照古代的式样，还听说一个老太太养了一只灰色的大鸚鵡，另外一个老太太养了一只灰猫，非常聪明，会钻圈，还会伸出脚爪来跟人握手。他早就想看这一切。所以在黑母鸡又扑扑翅膀，老太太的房门自己打开的时候，他高兴得什么似的。

在第一个房间里，阿廖夏看见了各式各样的古老家具：椅子啦，安乐椅啦，桌子和五斗橱啦，样样都是雕花的。一张大炕床是用荷兰磁砖砌的，磁砖上用蓝色釉彩画着人物和野兽。阿廖夏想停下来仔细观察一下家具，特别是炕床上的人物，可是小黑不准他。

他们走进第二个房间，阿廖夏这时是多么高兴啊！一个美丽无比的金笼子里蹲着一只红尾巴的灰色大鸚鵡，阿廖夏一看见它就想跑到它面前去，小黑又不许他。

“这里的東西，一样也不要碰，”它说。“小心不要吵醒了老太太！”

这时候阿廖夏才注意到，鸚鵡旁边放着一张床，床上挂着白色的薄纱帐子。隔着帐子，他可以看出来有一个老妇人闭目躺着；看上去，她好象是个蜡人。在另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一模一样的床，床上睡着另外一个老妇人，一只灰猫坐在她旁边，正用前爪在洗脸。阿廖夏在它身旁走过的时候，忍不住要去握它的脚爪……忽然它大声咪咪咪咪地叫起来。鸚鵡的羽毛都竖了起来，大声喊着：“傻瓜！傻瓜！”同时隔着纱帐可以看见老妇人在床上抬身起来了。小黑慌忙跑了，阿廖夏也跟着它跑，门在他们背后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了……好半天还可听见鸚鵡在那里叫着：“傻瓜！傻瓜！”

“你真丢脸！”他们离开老妇人的房间的时候，小黑说：“你一定把骑士吵醒了。”

“什么样的骑士呀？”阿廖夏问。

“你会看见的，”小母鸡回答说。“不过不要害怕，没什么，放大胆跟我走就是了。”

他们顺着楼梯往下走，好象要到地窖里去。他们在阿廖夏以前从没有见过的、样子各不相同的走廊里和过道里走了半天。有时这些过道又低又窄，阿廖夏只好弯下腰来走路。忽然他们走进了一个大厅，大厅里面有三盏大琉璃灯架照耀着。大厅里没有窗，两面墙上挂着许多骑士，一个个都穿着灿烂发光的甲冑，头盔上插着大翎毛，铁手里拿着矛和盾。

小黑踮起脚往前走，吩咐阿廖夏在它后面轻轻悄悄地走路。

大厅尽头是一扇发亮的黄铜大门，一直到他们快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才有两个骑士从墙上跳下来，用矛击着盾，向黑母鸡直扑过去。小黑竖起冠毛，展开翅膀……忽然之间变得很大、很大，比骑士还高，就和他们交战起来！骑士们拚命向它进攻，它用翅膀和嘴自卫着。阿廖夏害怕起来，他的心猛烈的颤抖着他昏过去了。

等他苏醒过来，只见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耀着室内，他原来是躺在自己的床上。看不见小黑，也看不见骑士们。阿廖夏好半天都想不明白。他不明白夜里他发生了什么事：这一切的事是他梦见的呢，还是真事呢？他穿好衣服走到楼上，可是昨夜他看见的事老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。他焦急地等待着到院子里去游戏，可是那一天，老天好象故意跟他作对似的，整天下着大雪，要到外边去的念头，根本兑现不了。

午饭的时候，校长太太在闲谈中告诉她丈夫，那只黑母鸡不知躲到哪里去了。

“不过，”她又添了几句，“即使它不见了，也算不得什么：

我早已预备把它杀掉吃了。亲爱的，你想，它自从到我们家里来了以后，就连一个小蛋也不曾生过。”

阿廖夏差一点要哭出来，虽然他也想，它不见了总比落到厨娘手里好。

吃完午饭，阿廖夏又是独自一人待在教室里。他不住想到昨夜发生的事。他想到心爱的小黑失踪了，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有时候他觉得，小黑虽然不在鸡舍里，可是今天夜里他一定会看见它的。不过后来他又觉得，这个希望是不会实现的。于是他他又沉浸在悲伤中了。

睡觉的时候到了，阿廖夏急忙脱了衣服，上床睡觉。静静的月光又照在隔壁的床上，他还没有来得及朝那边看一眼，白被单又动起来了。他又听见一个声音在叫他：“阿廖夏，阿廖夏！”过了一会，小黑从床底下走出来，飞到他的床上。

“啊！小黑，你好！”他欣喜发狂地叫道。“我担心永远看不到你了。你身体好吗？”

“我好，”小母鸡回答说，“不过我为了你差一点病了。”

“这怎么会呢，小黑？”阿廖夏惊骇地问。

“你是个好心肠的孩子，”小母鸡接着说，“可是你的心太活，跟你说话，说一遍你总不肯听。这是不好的！昨天我对你说，老太太房间里的东西一样不要去碰。可是你不听，你忍不住要去握小猫的脚爪。猫叫醒了鹦鹉，鹦鹉叫醒了老太太，老太太叫醒了骑士——我好不易容才打退了他们！”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小黑，以后我再也不了。请你今天再带我到那边去；你会看见我一定很听话的。”

“好，”小母鸡说，“我们看吧！”